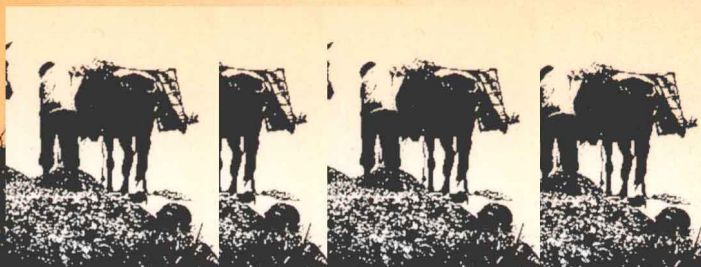




马帮西行记

李光星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马帮西行记

李光星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帮西行记/李光星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21-8060-7

I. 马…

II. 李…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2541号

马帮西行记

李光星 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266875 发行部: (010) 645236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05千字

定价: 20.0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他从钻塔下走来（代序）

马车夫

A

往你跟前一站，不相识的人也许会觉得：此君是块“绿林豪杰”的好材料，就等电影导演们来“发现”了——

方方的大脑壳生长着不足一寸的“板刷毛”，黑不溜秋的阔脸除了长着一副端正的五官，居然还光明正大镶一颗比领袖那颗稍扁一点的黑痣，1.72米的身高，90公斤的体重……

再瞧打扮：价格昂贵的毛料西装竟失落了衬里！

他与人们想象中的风度翩翩、羽冠纶巾的诗人太大相径庭了。分明是苗岭子孙，却又喝了北方十几年乳汁。于是，从他身上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刚柔相融的个性，豪放且粗犷，善良又细腻……

他从不在人前谈诗，更不像有些人在小报的“屁股”上填了两块豆腐干补白以后，便大谈特谈自己的诗如何。

但他确实确实是个诗人，并且在一所高等学府里接受了高等教育。

B

他十五岁那年从云贵高原到江汉平原，开始了“头顶铝盔走天涯”的生涯，此后又到过华北、大港等油田。高耸的钻塔，轰鸣的钻机；热情奔放，不拘小节的哥儿们以及渤海湾那弥漫的风沙，苦涩的咸水，给了他艰苦磨砺，也给了他无尽的想象快乐：

后来，他穿上军装，又与“塔”结缘了——导弹发射塔！在那条深深的山谷里，站在“春风走过的路旁”，他把“心中的歌儿尽情地唱”：他的诗上了《诗刊》、歌词上了《解放军歌曲》的封底。他因组诗《导弹发射场》而与米思及、徐敬亚、顾城等人一起被《安徽文学》列为“新诗人三十家”。

那是1979年。那年，他受到了兵种政治部的通报表彰。

告别军营，他又回到了钻塔下。他旁若无人地唱道：“站着，我应是架高山／躺下，我该是道峻岭”呀！

C

他嗜酒。并因此惹了不少麻烦吃了不少“苦头”，

但又从不忌讳也不思“悔改”：“人说我是高阳弟子 / 借酒泼洒癫狂 / 哦，尊敬的石油部长 / 我是你军中的武二郎……”（《酒歌》）

他真是个“武二郎”——

无论做电视编导、杂志编辑还是从事其他职业，均“以身相许”！

哪怕是由机关下放到车间工作，紧张繁忙的劳动中，他也是满腔热情地献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在一次工作中，他的手被榔头砸伤了。当师傅对他说：“孩子，你已受了重伤”时，他笑了：“亲爱的师傅你不要叹息 / 这是生活给我的最高奖赏 / 刚刚初次上阵 / 还没立上半点儿功劳呢 / 我也竟会如此荣幸 / 把一朵鲜红的光荣花捧在手上。”他还要师傅“笑一笑呀，师傅 / 男子汉是不该流泪的 / 请你为我祝福 / 我，也是中国的希望！”（《挥起榔头叮叮当》）

这火星飞进的旋律，金石掷地的音韵，寓怆于慨和寓庄于谐的笔调，是何等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D

他离开了北方来到南京，已经将近十年。在江南

这块“多花多草多美女”的土地上，他不仅仅只是醉心于听那“令人回肠荡气的琵琶评弹”，更重要的是又开始了她沉重的思考，用凝重的笔触写江南，写江南的历史：“……一个叫史可法的汉子 / 从此在梅树下长睡不醒 / 那时的中国 / 中国的扬州 / 几乎没有一个春天 / 暴雨滂沱 / 人们的眼睛也变成了河流 / 流出很多泪水 / 直到把一个朝代淹死……”（《梅岭》）

他近几年写诗不多，但却愈来愈为人们注目：在获得“中国首届石油诗大赛”奖后，又一举夺取了“中国当代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的桂冠，并在“第二届大学生诗赛”中“留下了梦痕，留下，忠贞的残骸。”

他居住在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但也常常思念着他的钻塔钻机采油树，他深深爱恋着：“采油树，我深深地爱恋着你，你钢铁的躯体上，闪耀着，我们青春年轮的晕圈……”

这种爱，是非分的吗？否！因为：他是从钻塔下走来的……

（原载《风流一代》1990年7月号）

本书作者补记：本书付梓，光星兄要我改此文，因为20年过去了，世事多变，人也如此。光星兄已退出了“高阳弟子”的行列，原因各位在《生死场》一段中，可见到。我执意不改此文，我始终认为光星兄“山，还是那座山，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目 录

他从钻塔下走来(代序) 马车夫

赶马人的故事

三岔河艄公.....	3
韭菜冲“招亲”	6
麻子唱山歌.....	9
深山遇狼记.....	11
云雾山听箫.....	14
威宁“金蛋蛋”	17
夜遇“尸脚脚”	19
宣威买砖头.....	22
元谋“狗汤锅”	24
蝴蝶泉奇观.....	26
怒家“交新娘”	29
傈傈英雄汉.....	32
王麻子出国.....	35

云贵大山里的南京人

云贵大山里的南京人·····	41
黔西南布依古寨·····	44
安龙十八先生墓·····	47
千里云山一水楼·····	50
“天街”吃燕窝·····	53
南盘江放筏·····	56
天那边有一朵美丽的云·····	59
喜上都梁第一山·····	63
油龙出水话宁波·····	66
走马观花说海宁·····	70
油龙翻越天目山·····	74
绍兴沈园情幽幽·····	77
金山顶上看太湖·····	80
万里长江第一矶·····	83
烟花三月下扬州·····	86
洪泽湖畔老子山·····	90
东阳觅古踪·····	93
初识隆中·····	96

我从陇上走过

初识黄土坡·····	105
天水吃“呱呱”·····	107
翻越米仓山·····	109
成县怀杜甫·····	111
武都万象洞·····	113
高楼山天池·····	115
古栈道觅古·····	117
车向九寨沟·····	119

羲皇故里行

祭祀人宗庙·····	123
麦积山石窟·····	125
谒飞将军墓·····	127
玉泉观访道·····	130
仇池山古国·····	133
祁山古战场·····	135
街亭叹马谡·····	137

逍遥游

桂林飞贵阳	141
夜郎国子孙	144
巫山吃凉虾	147
夜过瞿塘峡	150
船泊岳阳楼	152
朱国瑾杀鸡	154
长江畔的一颗明珠	157
桂林吃田螺	159
又见黄山松	162
狗街吃烤鸭	165

生死场

酒祭	171
梦魇	174
阿姨	176
朋友	178
赌徒	180
女兵	183

泪水·····	186
生命·····	189
祝愿·····	191
中山东路 305 号·····	193
夏天过去了(代后记)·····	195

赶马人的故事

云贵高原，我的衣胞之地。

那里的山山岭岭，一草一木，都生长着我的青春和理想。那里的每块石头和每片树叶，都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都会唱动人的歌。

贵州那个地方，虽有“湘黔”、“黔桂”铁路贯通，当地土民运输，仍以马帮为主。所谓马帮，即一群驮马的总称，或三五匹，或八九匹不等。那些马均为丽江矮种马，虽小而健壮有力，善走山道……



三岔河舢公

20 世纪的某一年三四月间，我随一队马帮在黔西高原走了一个多月。马帮的马锅头姓王，有五十来岁，长着一脸大麻斑，大家都管他叫王麻子。

贵州那个地方，虽有“湘黔”、“黔桂”铁路贯通，当地土民们的运输工具，仍袭古人之俗——以马帮为主。所谓马帮，即一群驮马的总称，或三五匹，或八九匹不等。那些马均为丽江矮种马，虽小但健壮有力，善走山道。在每匹马的背上，驾两只竹篾箩，货物装于箩内。马颈下挂上一串铜铃，马帮平日翻山越岭，马蹄得得，铃响叮当，煞有风味。山民们只要听见“叮叮当当”的铃声，便知马帮已到山寨。于是，卖山货的、换盐巴、煤油的便向马帮围来……



我们的马帮共有五匹马，连我四个人，领头的是王麻子。我们从平坝出发，当天傍晚到了乌江的上游三岔河。这三岔河是乌江上游，源自威宁境内。因贵州山势陡峭，三岔河水流湍急，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浪涛冲击着两岸的悬崖峭壁，哗哗作响……

这一带没有桥，人马过河，靠木船摆渡。我们在岸




上吆喝起来：“过河！”“过河呐！”

“给你爹喊魂哟！瞎嘞，过河来嘛。”只听脚下一声大吼。顺声望去，岩石后面有一只大木船，船板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

我们赶忙赶着马向船走去。人马都上了船，那老汉却一下坐到了船头。埋头装上了一锅叶子烟，“吧嗒吧嗒”地吸起来。

我忙走过去，问：“大爹，咋个不开船？”



老汉微微抬头瞅了我一眼，继而又用眼光瞟了一下王麻子。他这一瞥，恰与王麻子目光相对，王麻子也赶忙走近他，递上一支带把的“大重九”烟说：“老哥，开船，忙去找地方住店咧。”

老汉冷冷地也斜了王麻子一眼，把手中的烟竿杆往船板上一磕，顺手操起撑杆，把尖头对着王麻子吼道：“你下去！”

“咋个？”王麻子不解地问。

老汉显然火了：“你龟儿自家晓得咧！”

王麻子更懵了。我觉得事有蹊跷，忙好言同老汉攀谈。原来，他在上个月曾在此渡了一个麻子，此人是个以赌为生的惯赌，到河那边去赌钱，赢了一万多块，便



借小解逃出赌窝，结果被一群输红了眼的赌棍追至河边。老汉把他渡过了河，那家伙非但不给船钱，还同老汉打了起来。那些输了钱的赌棍们，事后也找了老汉不少麻烦……

王麻子听了老汉的叙述，顿时哈哈大笑，说：“老哥，我说你看错人了！就是麻子种类也多嘛，‘满天星’、‘铜钱眼’，品种多着咧！你再细瞅瞅我咧……”

“看错人了？”老汉似有所悟，站起来朝王麻子看了看，然后默默地掉过头，弯腰操起了长篙——他确实是看错人了。

船到对岸，王麻子掏出一张十元钱票子给老汉做摆渡钱，老汉抵死不肯收，连说“得罪，得罪了弟兄伙……”

那一夜，我们应老汉所邀，就住到了他家里。据说：后来王麻子同老汉还认了“伙计”（结拜为兄弟）……

